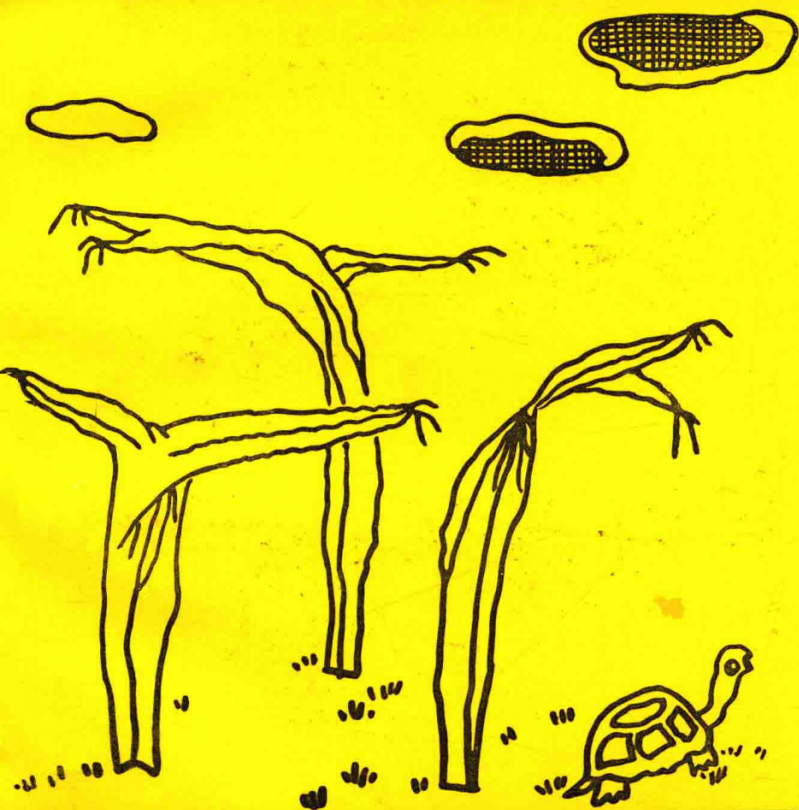


新故事集

人情龟缘



桐乡市文联丛书

1277.3
2851



YI

人情龟缘

赠

(新故事集)

729

主 编 徐 春 雷

桐乡市文联丛书

建国五十周年文艺精品集(新故事)

序

叶瑜荪

我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回想起来原来起于从小就喜欢听故事的缘故。从听长辈和周围的人讲故事,进而到读故事,这是人生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因为它使我知道了组成这个世界的原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故事。中国历史是故事,志怪、传奇是故事,“三宫两拍”是故事,四大古典小说都是故事;《一千零一夜》是故事,莎士比亚戏剧是故事,世界文学名著全是故事,佛经、圣经也是故事,可见生活就是故事。在这各种故事的熏陶下,我也临渊羡鱼,自己动手学写起故事来。终于也成了故事创作者中的一员,并因此认识了很多同道和前辈。志农、海清、自谷、忆英诸兄就都是因故事文学之缘而熟悉起来的朋友。

后来我因其他爱好的分心,写作越来越少,但读故事的兴趣依然很浓。看到桐乡许多文友的创作势头越来越强,作品水平越来越高,常常感到由衷的欣喜!今天捧着四位文兄的新故事选集,钦佩之余,感慨颇多。

感慨之一是,四位文兄在文学新潮冲击下,坚守在俗文学阵地上努力发展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前些年,一种崇尚纯文学,贬低俗文学的思潮又在文坛抬头,并冲击和影响了整个文艺创作。看重故事情节的传统创作方法大受冷落,以表现自我,淡化情节,重在心态、情绪、意识等感受描述的专写人性的文学新思潮

大行其事。文学创作手法的探索本是好事,但行至极端,必然走向反面。终于因读者群的不断丧失,许多文学期刊临入困境,大量被认为属纯文学的高雅作品找不到发表机会。与此相背,通俗的故事文学却符合了读者的普遍要求,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桐乡的一批作者,在这一文坛大背景下选对了自已的路,并因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民间故事的整理加工到大量新故事的创作,其文学手法也各有新招。许多精彩作品,早已不仅是通常意义的故事,其文笔之隽美,手法之高妙,都不在纯文学作品之下。四位文兄可称得上桐乡故事文学创作执牛耳者,他们的作品大都已达到这样的水平。

感慨之二是,四位文兄的创作条件都很差,却能凭着一种执着的创作追求取得如此成就!志农和忆英兄,日常工作极忙,业余时间不多,稍有怠散,就难有创作上的收获。海清和自谷兄,因企业不景气,都面临着破产失业的危机,每月生活费已成困难,却能象流水生产线一样,故事佳作一个接着一个,不断脱稿、刊发,不能不令我感佩!现在他们不但创作成绩斐然,而且每年写稿收亦能弥补企业萧条后的经济困境。这种不找政府,依靠自己,自谋出路,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值得提倡的。

在新中国 50 华诞之际,桐乡文联决定编印文艺精品集以作献礼。市民间文艺协会觉得市民协在 1989 年编辑出版了《桐乡县民间故事歌谣谚语卷》之后的近十年内,最能代表桐乡民间文艺创作成果的当是新故事创作,所以编印了这个新故事选集。我作为民协老会员,遵嘱要为集子写篇“跋”文,但现只能在祝贺之外写上几句读后感慨,恐难象“跋”,只有请四位文友和民协同道原谅!

1999.4.17 于桐溪容园

作者简介

乐忆英,男,1966年生,早年曾在报刊发过一些小小说,96年开始写故事,迄今已在《故事会》《故事家》《故事大观》《古今故事报》等报刊发表新故事三十余篇,系嘉兴市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序	叶瑜荪 1
项链	乐忆英 1
玉蟹	4
头儿不在	8
意外奇缘	12
有人敲门	15
大李的婚事	19
球迷罗杰	21
邮票情	23
误入家门	26
永远的舞姿	28
拖皮夹的甲鱼	陈志农 32
奖券风波	41
邱浪子的婚事	48
不靠菩萨靠警察	53
丢母认妈	59
特效鼠药	66
卞老师戒酒	69
聪明的小厨师	沈海清 77

长泪痣的女人	85
台湾客人	95
一枚邮票的故事.....	104
弥勒佛和他的女儿.....	118
张信办执照	徐自谷 126
甄信书“龙”字.....	132
不寻常的回报.....	141
失落的翡翠耳坠.....	147
粉碎的手镯.....	152
人情龟缘.....	156
后记	作者 166

项 链

早年间，这地方土匪强盗出没，自古就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地。单是北栅一条街，明朝时称“有天没日头”。这是指当时做官人家的屋檐将阳光遮住了。后来兵荒马乱，又是两省交界，无人去管，成了土匪强盗的天地，有天没日头渐渐演变成了没天没日头，泛指没有安闲的日子过了。

却说一男一女某日经过此地，被一伙强人所劫。男人细高个，白皮肤，一眼就看出是个富家子弟；女人十七八岁，也打扮得珠光宝气。

此刻男的已经被绑住了手脚。

临近黄昏，有风从河那边徐徐吹来。

女的很镇静，仿佛没事一般。

土匪头目用手摸着下巴胡子好一会，眼睛直直地盯着女的，从上到下，最后定定地落在女人高耸的胸部。

这时候女人有些惊慌。

男人早已吓得浑身颤抖，说：“你们……要干什么？”

女人掏出所有的银元，然后摘下戒指，手镯，一抬手，扔在头目脚下。

头目望望地下，又望望男人，“嚓”地抽出刀。

男人又是浑身一抖，说：“求求你，不要杀我们……”

头目用刀向女人一指，说：“她是你老婆？”

男人连连点头，说：“是是……”

头目又把目光盯住女人白皙的脖子。

然后，用刀一指项链，说：“项链也留下。”

女人摇了摇头。

男人央求道：“快给他们吧。”

女人说：“不，这是你送给我的订亲信物。”

头目说：“你不要命？”

女人点点头，说：“我发过誓，这项链一辈子不离开我。”

头目围着女人转了一圈，摸了摸胡子，说：“你想不想当押寨夫人？”

女人说：“我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人。”

头目一怔，说：“你要做个烈女？”

女人又点点头。

头目很失望，又细细地打量女人，从下到上，然后摸着胡子兀自摇了摇头，说：“可惜！”

女人说：“话已经说完，你们要杀就杀。”

头目笑笑，说：“我们劫财，也劫色。”

“那不行！”女人极快地掏出一把匕首，指向自己的胸口。

头目把刀指向男人，然后，对女人说：“你把项链摘下，还有，把衣服脱下。我数三下。”

女人说：“不……”

“——二——”

女人闭了眼，有泪，悄悄滑下来。

女人说：“你们把他杀了吧。”

男人绝望了，说：“不要杀我！她，我不要了！”

头目听了这话，一怔。

男人又说：“我们还没拜过堂。”

头目说：“是吗？你们没上过床？”

男人说：“没有，真的没有。你们只要放了我，我把她送给你们。”

头目哈哈大笑，收起刀，然后一扬手，“啪！”一记耳光把男人打得晕头转向。

头目说：“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弟兄们，走！”

土匪们早已拣起地上的银元、戒指和手镯，随着头目扬长而去。

女人轻轻解开男人身上的绳索。

男人甩甩手腕，说：“我……”

女人旋个身，无语。

男人说：“小芹，你……刚才把项链给他们就是了。”

女人依旧无语。

男人走上去，轻轻拥住女人。

女人没动。

男人抓住了项链，叹口气，用力一扯，项链就断了，然后一扬手，扔进了溪河。

女人大惊，说：“你……”

男人苦笑笑，说：“其实，这条是假的。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我早知道会出事，所以……现在好了，一无所有，可以安心地上路了。”

女人听了这话，抬起手，“啪”地打了男人一耳光，然后，自顾往前而去。

冰凉的月光，自女人头顶滑落。有风，冷嗖嗖的吹过来。女人只感到前面白茫茫的一片。

(刊《东海》1994年9期)

玉 蟹

青镇有一大户人家姓徐，祖居镇南，乾隆时多人在朝廷为官，告老还乡后大兴土木，筑亭修池，府邸齐刷刷连成一片，规模之大无人能及，据说有二百多间，这些房屋又都有走廊或长庭相通。

清朝末年，徐家的主人名叫徐侃镛，已60多岁了，自从三年前徐夫人去世后，徐侃镛觉得自己也急速衰老，他索性闭门谢客，将夫人留下的数十只名贵鸟一一送人，还把自己一辈子苦心收集的古玩玉器统统锁进深柜，不问世事，终日坐在房中，面对一副棋谱自奕自乐。日子如流水，潺潺悠悠地过去。

这一年中秋节，徐侃镛独自在庭院里散步，头顶一轮明月，庭院正中，摆放着一盆清水。徐侃镛走走停停，不时举头望望高高的马头墙和那轮中秋的圆月。偌大的庭院因而显得静悄悄的，唯有月光，白茫茫洒满一地。

终于，那轮明月悄悄地跃入了清澈见底的铜盆中。徐侃镛走进卧室，在墙角处蹲下身，掀开一块方砖，露出一个不大的坑，从中取出一个精致的锦盒。

这时一阵风骤然飘向窗外，油灯“噗”地一下熄灭了，白晃晃的月光顷刻间悄然溢进来。

徐侃镛揉了揉眼睛，不知为何，他的心中掠过一丝不祥之兆。他捧着锦盒来到庭院，打开锦盒，又把裹着的绸缎一层一层解开，最终取出一物，在月光下闪射出绿莹莹的光芒，是一只半尺长的玉蟹！徐侃镛将玉蟹缓缓放入那盆清水中，一瞬间，玉蟹竟然蠢蠢欲动。

正在这当儿，忽然一个声音从空中传来，飘入徐侃镛耳中。

——“可惜！可惜！”

徐侃镛大吃一惊，匆匆抬起头来，瞧见高高的马头墙上趴着一人。

——“你是谁？”

那人又说：“可惜！可惜！”话音未落，人早已遁入月色之中。

徐侃镛大骇，再也无心观赏，连忙从清水中取出玉蟹擦干，连同绸缎一起放回锦盒。他知道来者不善，准是冲着玉蟹而来。此物是祖上传下来，据说是当年乾隆下江南时所赐，天下只有雌雄一对，由能工巧匠精雕细琢而成，玲珑剔透，形象逼真，最绝的是若在中秋月圆之夜，将这一对玉蟹同时放入一盆清水之中，对着当空的明月，这对玉蟹便会互相嬉戏追逐，顿时水波翻腾，栩栩如生。

徐家的这只便是其中的雌蟹，可惜的是缺了一钳，那是徐侃镛的父亲有一年中秋夜喝醉酒不慎摔了一下的缘故。玉蟹在徐家一直奉为镇宅之宝，代代单传，从不示人，到徐侃镛这辈时，天下知此秘密者已是寥寥无几了。

第二天，徐侃镛不动声色地吩咐佣人将所有的空房打扫清理一遍。这是一项既费工又费时的工程，徐家房多人少，加上奴仆佣人共十数人，但住宅却是十室九空，以往，每到岁末徐侃镛才让佣人们收拾全宅，如今才是中秋刚过，因此佣人们私下嘀咕道：“老爷这是怎么了？”

一星期后，佣人拿着一封信来报，说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的，并说从种种迹象中可以断定此人已在此住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徐侃镛打开信，大惊失色，连忙去取出锦盒，那玉蟹早已不翼而飞。

那封信上说，因一年前于京城偶遇花红艳小姐，便一见钟情，花小姐久闻玉蟹之名，说若能一睹雌雄玉蟹双双戏游，愿以身相许，为了得到花小姐，遂暗中查访，现雄蟹已得，故而在徐家潜伏半年，并得知玉蟹之秘密，只可惜雌蟹已断一钳，本人虽窃尽天下不义之财，但决不盗百姓一物，今立下此据借雌蟹一用，为期三月，到时定当还璧归徐，署名云飞扬。

云飞扬乃闻名大江南北的大盗，纵横天下来去无踪，官府通缉数年仍不能结案，江湖上只闻其名而无人知其面貌。

大约三个月以后，从京城传来消息说大盗云飞扬已在京城落网并斩首示众。

徐侃镛将信将疑，私下托人去京城打探详情并查实花红艳其人。不久，来人回说云飞扬确实已伏法毙命，花红艳是京城名妓，据说是宫中胡公公的干女儿，在某一天夜里花红艳突然失踪，京城里有些老百姓传闻说云飞扬没死，与花红艳一起私奔了，被杀的只是冒名顶替的死囚而已。

徐侃镛听后，长叹一声，独自在太师椅里呆呆地坐了好久好久。

数星期后，佣人进来说门外有一人求见。

徐侃镛无精打采地挥挥手，说：“我已闭门谢客多年了。”

“那人说是受人之托从京城而来。”

徐侃镛剐一眼佣人。

佣人接着又说：“他说有要事相告。”

徐侃镛踱了几步，才点点头。

好一会，那人进来，徐侃镛一瞧，竟是一位精瘦少年，满脸憔悴并且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少年见了徐侃镛也不搭话，双手呈上一个包裹。

徐侃镛带着一丝疑惑慢慢打开包裹，惊了一下，竟是那对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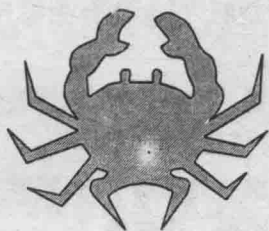
雄玉蟹！他回转身想问少年，然而，少年已经悄然而去。

包里还有一封信，是云飞扬的笔迹，用鲜血写成，只有寥寥几句话，说因为失约，特将雄玉蟹一并奉上。

从日期上看，正是约定归还的前几日。

徐侃镛拿着信，一时之间觉得世事如云，恍然若梦。

(刊《古今故事报》211 期)



头儿不在

头儿开会去了。

办公室里就只有小赵、小钱、小孙三个小青年，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烧开水的老头把热水提上来后，各自泡了茶，然后，小赵看书，小钱看报，小孙则埋头专心研究棋谱。

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小赵看了看小钱，小钱手拿报纸目不斜视，小孙抬起头来，指指电话机对小赵说：“你接一下！”

小赵说：“不接，头儿在，每次都是我接的，这太不公平了，现在是实行改革的年代。”

小钱说：“能者多劳嘛。”

小孙也说：“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谁叫你坐在电话机边上？”

小赵对小钱说：“你来接，你电话最多。”

小钱摇摇头，依然看报。

小孙对小赵说：“他老婆不在，旅游去了。”

小赵说：“怪不得。那你接。”

小孙说：“从来没有人打电话给我。还是你接，说不定是你老婆找你有要紧事呢。”

小赵说：“我老婆昨天晚上夜班，现在还在睡大觉呢。再说，我不象小钱，怕老婆怕得要命。”

小钱听了这话，甩了报纸，说：“谁怕老婆啦？你才怕老婆呢，象老鼠见了猫一样。”

小赵笑笑，说：“你瞧瞧，小孙的眼睛通红通红的，昨夜肯定被他老婆罚站了一夜。”

小孙说：“你们别扯到我身上，我才不怕老婆呢，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老婆？”

小赵小钱就相视一笑。

电话声依然响着。

小赵说：“接不接？”

小钱又拿起报纸，说：“打赌，谁接谁是王八。”

小孙说：“行，谁接谁就是王八。”

小赵耸耸肩，说：“好吧，要是头儿打来……”

小钱说：“管他呢。”

于是电话铃声时断时续响了一个下午。

下班。

小赵回到家，见门锁着。隔壁的魏婆婆颠着一双小脚，一见他就嚷着：“小赵，你儿子病了，高烧40度，惠芬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你们办公室就是没人接电话，她哭着抱着儿子上医院去了。”

“什么？你说什么？”小赵一下象泄了气的皮球，呆在那里……

小钱一进家门，见老婆横眉冷对，倒是吃了一惊，说：“旅游不去了？”

老婆说：“倒霉，厂车临时出了点毛病，旅行只好推迟。”然后老婆的眉毛一挑，话音也随之提高了八度：“你下午去了哪里？”

小钱说：“我下午什么地方也没去，在办公室里。”

老婆说：“扯蛋！在办公室里？为什么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也没打通？”

小钱说：“这……”

老婆说：“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去了那个骚货的家里？不说清楚就别想吃饭！”……

小孙回到家，见老婆阿芳眼睛上涂了一层青色，象只熊猫似的。

小孙忙小心地问：“怎么了？”

阿芳说：“你办公室里的人都死光啦？我被人打了，想叫你来帮忙，4年难得想打个电话给你，就是没人接，你说！你死到哪儿去了？！……”

第二天，头儿走进办公室，见小赵脸上贴张膏药，觉得很奇怪，便问：“你脸上怎么了？”

小赵说：“……唔，昨天喝醉了酒，碰了一下。”

小钱抬起头来，头儿望望小钱又望望小赵，十分迷惑。小钱脸上也贴着张膏药。

头儿说：“你脸上怎么回事？”

小钱说：“……唔，昨晚看电影回家晚了，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当儿小孙进来了，头儿见了倒是吓了一跳，原来小孙的左手缠着纱布，吊在脖子里。

头儿说：“那么你又是怎么回事？”

小孙说：“哎，别提了……”

头儿说：“是不是摔了一跤？”

小孙说：“不是，昨晚去看一个朋友，回来时碰着一个酒鬼，骑车从后面撞上来。”

头儿拍拍脑袋，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哇！我明白了，昨天下午我去开会，你们在办公室喝醉了酒，然后溜出去打架，是不是？”

小赵说：“不是。”

小钱也说：“真的不是。”

头儿说：“当真？”